

第四章

1.

翌日早晨，陽光明媚，天空晴朗，鳥兒在樹林裡不停地歡叫。林耀東的心憋不住了，想到外面走走，熟悉一下校園環境。

他花了大約一個小時，將波大學生手冊閱讀了一遍，對學校的規章制度和各部門的地理位置，有了大概的了解，便披上一件厚外衣，沿著宿舍樓前的紅磚小徑，朝校園中心的方向走去。

這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。太陽在天空中溫暖地照耀著。積雪開始融化，草葉上結滿了露珠。空氣是如此清新，令人肺腑涼爽舒暢，忍不住想到野外去，躺在和熙的陽光下，傾聽大自然的歌唱。

河岸邊上，有幾個穿運動衣褲，戴毛線帽的白人，正在練習長跑。當他們和耀東迎面相逢時，都主動讓出路來，讓他過去，並且還微笑地向他點頭致意。

從小到大，都在中國南方生長的林耀東，雖然見過不少秀麗的風景，但從來沒有看到過氣候強烈變化所產生的美景。他對這裡的景致感到十分新奇。以前，曾經有人對他說過，住在寒冷地帶的人民，要比住在熱帶地區的人民耿直、

堅韌和粗獷。可是，他對布隆科鎮人的第一印象，卻是溫和，禮貌和友善。

也許是因為好幾天沒有活動的緣故吧，耀東現在也有一種想要快跑的感覺，把步子邁得又急又大，兩臂富有節律地甩動著，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，心中充滿了喜悅和生命的快樂。

2.

波特倫大學的校園，和附近居民住宅區沒有明顯的分界線，四周也沒有高牆，好像是美國人的思維方式，自由開放，漫無邊界。街道從校園穿過，和布隆科鎮的大馬路連在一起，直通鎮上的中心廣場。

校園裡很靜，樹木繁多，樓房和建築幾乎全是西歐風格，由紅磚或者沙石塊建成，錯落有秩，典雅美觀。有的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座古老的教堂，這大概與波大的建校歷史有關。早在一百五十年前，這裡原本是一所私立教會學校，以傳講<<聖經>>和培養聖徒為主要目的，直到上世紀初，才被擴建成為一所綜合性大學。

林耀東照著校園地圖上的標誌，走馬看花似地參觀了許多部門和大樓，其中包括：物理系、電腦系、心理學系、醫學系、經濟管理系、文學系、教育系、液晶系、音樂禮堂、學生娛樂中心、校園廣場、體育館、大禮堂、藝術博物館、書店和學生飲食中心。

他在兩幢紅磚教學樓中間停下，想辨認去國際學生交流處的方向。校園裡的許多小叉路把他搞糊塗了，不知該走哪個方向才好。周圍又沒有什麼人好問，只好茫然地站在路邊，向四周張望。

突然，他看見一個體態豐盈的女士，捧著幾本厚書，從其中一幢大樓裡出來，走向停車場。

他趕緊朝那女士奔去。可是已經晚了，她打開車門，坐到了車裡。

耀東急了，使勁朝那女士揮手，想引起她的注意，嘴裡還不停喊：

“對不起，請等一等。”

那女士把車窗搖了下來，探出一個長著滿頭金色卷發的腦袋，對他微笑：

“你好！我叫蘇珊，有什麼事需要幫忙嗎？”

“我想知道國際學生交流處在哪裡？”

“就在對面那座小白樓裡。”她指著遠處的一幢房子說。“可是今天是星期六，沒有人上班，你下星期一再來吧！”

林耀東有點失望，懊悔昨天沒有來向國際學生管理中心報到。既然這樣的話，那就只好等到下星期一再說了。

他謝過蘇珊後，轉身就要離去。

這時，蘇珊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，迅速把剛剛搖上的車窗，又搖了下來。

“請問，你是新來的學生嗎？”她沖著他的背影大喊。

“是的，我剛從中國來。”他重新向蘇珊走去。

“我知道有一位國際商業管理系的教授正在辦公室裡。他以前在曾中國大學裡教過書，你有興趣去和他談談嗎？也許對你會有好處的。”

“那真是太好了！”耀東高興地回答。

蘇珊下車，領著耀東走進一幢紅色教學樓，沿樓梯上二樓，拐了幾個彎，來到一間辦公室門前。那門是半敞著的，門旁的牆上鑲有一個鍍金小牌，上面的英文寫著：喬治·布萊克博士

耀東從那敞開的門縫朝裡望去，只見一個花白頭髮，戴眼鏡，身穿墨綠色毛衣的老教授，正側對著門口，在窗邊的角落伏案疾書。中間是一張圓桌子，上面攤著幾本翻開的

書。桌子底下，一條黑黃色的德國大獵犬，正伏在地上，兩隻琥珀色的眼睛，亮閃閃地放著寒光。

“布萊克博士”蘇珊輕輕叩了兩下辦公室的門。“這裡有一位剛從中國來的學生。你願意和他談談嗎？”

老教授轉過身子，微微低了一下頭，目光從眼鏡上方投向門外。

“哈囉！”他取下眼鏡，起身走過來，熱情地和林耀東握手，臉上洋溢著驚喜的樣子。

他把林耀東迎進辦公室裡。蘇珊便很客氣地告辭了。

布萊克教授看起來六十歲上下，中等個子，臉上長著一只像鳥嘴一樣尖的鼻子，灰棕色眼睛，頭頂半禿，面色紅潤，下巴剃得烏青發亮，兩只眼睛因為過度閱讀的緣故，布滿了血絲，略顯疲倦的神態。他聽完林耀東的自我介紹後，指著一張擺在書架上的照片，說：

“我曾在北京外貿學院教過一年書。那是我和我的中國學生們的合影。”

耀東好奇地走近書架，仔細觀看那張照片。照片裡面的布萊克教授，慈祥又親切，穿著一件夾克衫，滿臉笑容地站在一群中國學生中間，背景是長城的八達嶺。

這張照片，立刻勾起了林耀東的回憶，他想起自己在大學念書時的外籍老師們。其中有一個漂亮的美國姑娘，名叫凱倫·史諾，剛從德克堪斯州的奧斯汀大學畢業，自願到中國來教英語。

有一次下課後，耀東鼓足勇氣問凱倫：

“妳想不想學燒中國菜？”

凱倫愣了一下，說：“想呀！可是誰教我呢？”

“讓我來教你好了。這樣的話，我可以增加和你練習英語口語的機會，而妳呢，可以學做中國菜。我們互相幫助，你看怎麼樣？”

“那……那好吧！你星期三晚上到我住的地方來。”凱倫猶豫了一下，最後同意了。

就這樣，耀東和凱倫很快就建立起了親密的朋友關係。他們除了練習英語口語，一起做中國菜之外，有時周末還一同出去看電影，逛商店，到附近的風景點去旅遊，惹得周圍的同學，驚訝羨慕不已。

系裡的學生輔導員多次向他提出警告，要他注意和外籍教師的關係，不要給學校帶來不良影響。

一天，凱倫突然告訴林耀東，以後不要再來找她了，因為學校為她安排了一位中文教師，幫助她學習中文。她還把相冊拿出來給林耀東看，其中包括她和男朋友在美國的合影。

林耀東傷心極了，覺得有人一定出于妒嫉，存心破壞他和凱倫的關係。後來，由於學生運動的爆發，他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了進去，竟將那段對美國女教師的感情淡忘了……

當他向布萊克教授提起這段往事的時候，故意將自己和凱倫的關係描述得很輕淡，聽起來就好像是一般師生之間發生的事情。

“你後來就沒有再和她聯絡嗎？”布萊克教授問。

“沒有，那場學生運動後，我聽說她轉到上海交通大學去了，我甚至連她的通訊地址都沒有。

接著，他們談起了那場震驚中外的學生民主運動。教授講述他當時在北京的經歷。

“我的學生們都上街遊行去了，我就跟在他們後面，一直走到天安門廣場。有幾個警察過來攔住我，取走了我相機裡的膠卷。不久後，學校就把原來和我簽訂的兩年教學合同，縮短為一年。不然的話，我會一直在中國呆下去的……

不知什麼原因，林耀東對學生運動這個話題，感到厭倦起來，不願意去回憶那些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。雖然教授同情那些學生，指責中國政府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，但他那裡知道，那時有多少人居心叵測，利用學生們無知好勝，想出風頭，逞英雄的性格特征，為自己圖謀利益……

耀東低頭沉默不語。

教授立刻收住了話，眼睛凝視著耀東，好像在思忖什麼。他覺得這個剛從中國來的小伙子，說話很有分寸，心裡似乎有所顧慮……會不會是他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事情，難以啓齒？

“你住在哪裡？”他突然問林耀東。

“我臨時住在本科生宿舍大樓裡。”耀東皺著眉頭回答。“我打算很快就去尋找新住處搬出去，最好是能和美國家庭住在一起，因為這樣，不但有助於我英文水平提高，而且還能使我深入了解美國人的生活習慣。”

布萊克教授點頭贊同。他告訴耀東，他的家就在學校附近，家裡有一間房空著。如果耀東願意，他可以考慮按照本科生宿舍的價錢租給他住。

“真的嗎？太好了！”林耀東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建議。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交易了，能和教授住在一地，這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。

“那好，我們去參觀一下房子吧！”

布萊克教授從衣架上取下大衣，披在身上。圓桌下那條獵犬，呼地一下從地上爬起，足有二英尺多高，把林耀東嚇了一跳。

“這是娜迪婭。”教授指著那狗，笑著說。彎下身子去撫摸那狗，並用一種女人發嗲似的聲音對它說話：

“妳是一個好姑娘，對嗎？來，親親我吧！”

那狗乖順地嗅吻教授的面頰，並伸出舌頭，舔他的手。

林耀東跟著教授和娜迪婭上了車。沒過幾分鐘，車子便在一幢漂亮的小白房前停下來。那房子具有維多利亞式的建築風格，尖角屋頂，雅致煙囪，周圍樹木很多，前後兩院裡，白色的積雪下面，已經吐露出了早春的初綠。

“到家了。”教授下車，打開後座車門。娜迪婭蹭地一下，從車裡跳了出來，搖頭擺尾地站在主人的身旁。

3.

布萊克教授有一個習慣，回家的時候，不走正門。除非有客人來訪，一般情況下，他都繞過屋旁的花園，從那圍著木欄柵的後院，進到屋內。

那後院緊連著汽車房，裡面種著兩棵櫻桃樹。雖然樹上的苞蕾還沒有開放，可是已有一股淡淡的馨香在院子裡飄散。

教授的家不算大，地上舖著淺色的厚地毯，乾淨整潔。從後院進來，首先經過的是廚房，然後拐一個彎，就到了客廳。客廳的布置，簡單舒適，一套老舊皮沙發，一張紅木茶几，一個玻璃櫥櫃，兩棵粗大的綠色植物，另外，牆上還掛著一幅漂亮的英國鄉村風景畫，十分醒目。再往裡走，就是書房了，教授收藏有近千冊書籍，內容涉及方方面面，其中包括商企管理、國際文化研究、宗教、歷史和文學等等。

耀東把目光停在書房裡那個掛著蒙難耶穌的十字架上，內心充滿了一種神祕的感覺。他以前只在電影裡見過這樣的十字架，並不了解它代表什麼。他覺得影片中那些伏在地上禱告，用手在胸前畫十字，口裡喊“主啊！主啊！”的人十分滑稽可笑。世界上哪裡有什麼救世主，那不過是軟弱迷信的人，虛構出來的幻想罷了。

“住房都在樓上，我們上去瞧瞧吧！”

布萊克教授帶耀東參觀完房子的底層後，又領著他往樓上走。

林耀東心裡覺得有些怪異，這老頭好像還是一個單身。他沒有開口問教授，只是留意繼續觀看。

“這是你的房間。”教授推開樓上一間屋子的門，對林耀東說。“光線和暖氣設備都很好，從這裡還可以看到整個後院和前面的花園。”

耀東環視著這間房裡的每一個角落，面積大約只有十一、二個平方英尺，除了一張床，一個書桌和二把椅子外，

裡面幾乎什麼都沒有。然而，他並不在乎住宿條件的簡陋，能與教授住在一起，總比住在學生宿舍裡強。

“我通常晚上九點以後才回家，有時還要出遠門，大多數時間，都是你一個人在家，儘管把這裡當成是你自己的家好了。”教授說。

“你家裡還有其他人嗎？”耀東小心翼翼地問。

“沒有。”教授面無表情地回答。“如果你要吸煙的話，請到屋子外面去吸，娜迪亞不太喜歡煙草的味道。”

“我兩年前就戒煙了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當教授轉身推開另一個房門，告訴耀東這是他自己的睡房時，耀東突然覺得他很可憐。這麼大歲數了，連個親人也沒有，這在中國人的眼中，是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。自古以來，中國文化都強調“養子防老”，“兒孫滿堂”，許多中國人在潛意識中，都有這樣的觀念，兒女是父母的延續。沒有兒女，就意味著斷子絕孫，老年孤單寂寞，無人撫養，是會被人恥笑和辱罵的。

然而，教授卻是具有不同信仰的人。他是一個天主教徒，越戰期間，曾做過隨軍神父，相信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的，因為受了魔鬼撒旦的誘惑而墮落。必須要經過靈魂得救，才能進入天堂，得到永生。因此，人在世上生活，應當保持簡單，只有簡單的生活，才能使人盡量保持心靈的潔淨。

儘管布萊克教授的精神生活是充實的，但他的心裡也時常軟弱。比如，他非常喜歡孩子，有時，看到別人的孩子天真浪漫，活蹦亂跳，心裡也會羨慕。他曾擔保過兩個越南姑娘來美國念書，目的是想讓她們學成後，回國去建設越南。可是，當她們來到美國後，最急於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嫁給美國公民，留在美國生活。一旦她們獲得在美國居留的合法身份後，又想盡一切辦法，把她們在越南的兄弟姐妹，全都弄到美國來，令布萊克教授大失所望。

生活從來就不像想象的那麼美好，但也不像想象的那麼壞。布萊克教授善良的心願，也有被實現的時候。有一次，克里夫蘭市地方紅十字會，爲了援助美國其它地方受災的人民，到布隆科鎮，舉辦戶外娛樂自由捐款活動，布萊克教授慷慨解囊，捐獻了一千五百美元。紅十字會的籌款人員，爲了表示感謝，特意讓他到指定的畫廊，隨意挑選一幅油畫，作爲送給他的禮物。他在畫廊裡挑了很久，結果挑中一幅馬戲團小丑的頭像。他覺得畫中的小丑很像自己，就把那幅畫掛在睡房裡。

現在，林耀東正盯著那幅油畫觀看。畫中的小丑，頭上戴著一頂高禮帽，臉上塗滿了紅紅白白的顏色，只有兩只眼睛是黑的，嘴巴誇張地大咧著，把那圓鼓鼓的紅鼻子，擠到了臉部的上方，一付滑稽自憐的模樣。

突然，他的心微微地顫了一下，覺得那小丑的眼睛好像正在窺視自己，黑乎乎的眼圈後面，閃著一絲漫不經心的微笑，像是嘲諷，又像是輕蔑。

他趕緊把目光移向窗外，從這個角度，能看到後院樹上的鳥兒，在快活地歡叫。幾隻爬在木欄柵上的灰棕鼠，翹著長長的大尾巴，機靈地朝他們觀望，樣子十分逗人喜愛。

他想：生命的快樂，有時也會在動物的身上體現。可是，人，萬物之靈，眼中閃耀著意志的光芒，爲何有時總是顯得那麼憂傷？也許，人真的需要與動物爲伴，只有這樣，他的心靈才不會孤單。

想到這裡，他問：“娜迪婭住在哪裡？”

“它就住在這間屋裡。”教授指著一塊舖在床邊地毯上的棉絨布說：“它喜歡和我在一起，尤其是在晚上的時候。